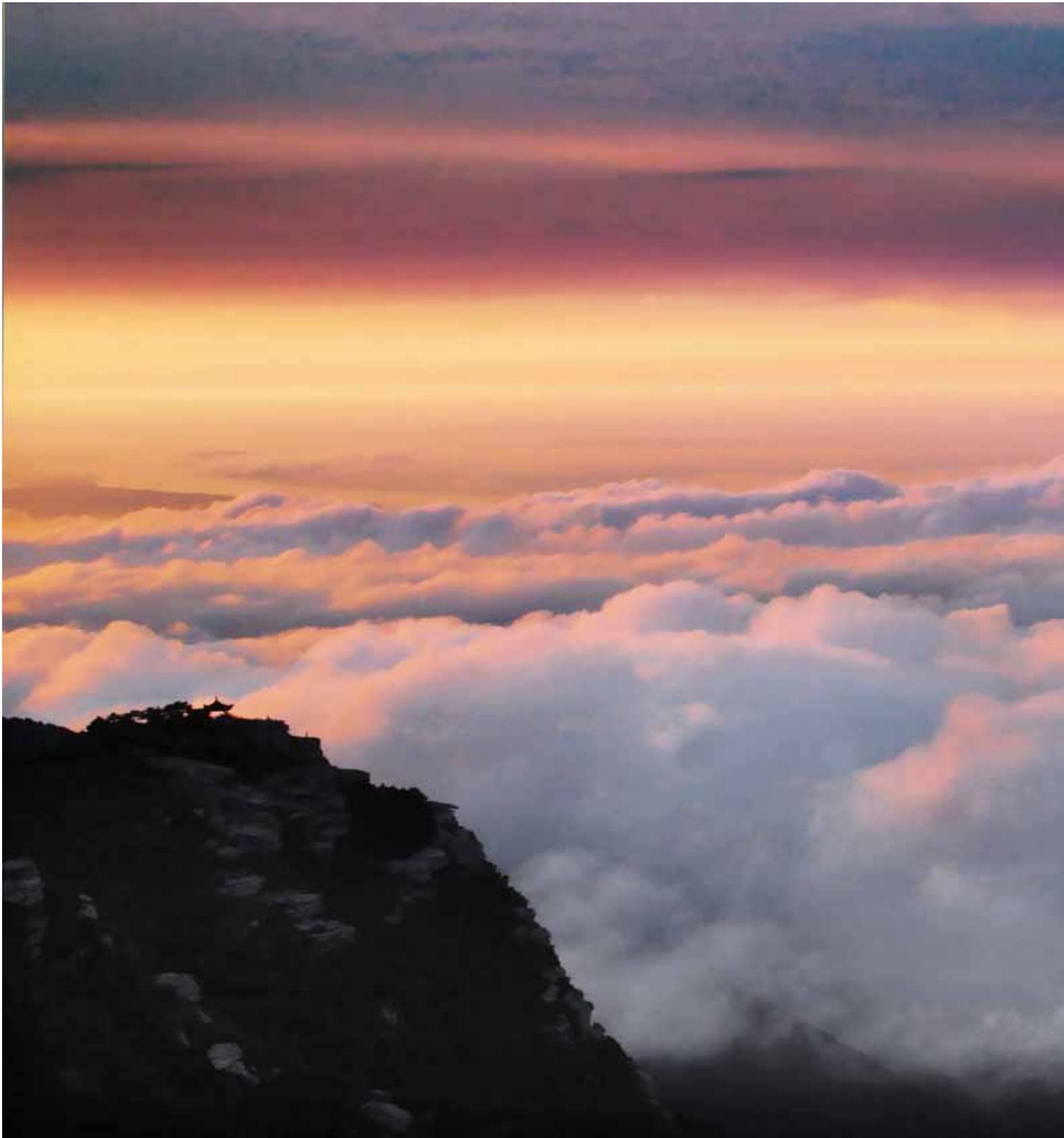


1. 云涌雾绕 飞瀑流泉

古人称多云雾的庐山为“云雾窟”。历代文人墨客、艺术家、画家和现代摄影家，为捕捉庐山云雾精彩瞬间，忘我追求，终身不疲。





“匡庐奇秀甲天下山”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高声赞叹的绝唱。匡庐的奇秀不仅在峰崖瀑泉，还在于云雾的造势，云峰相衬，锦上添花。这是因为庐山依江（长江）傍湖（鄱阳湖），每年有多达 190 天以上的云雾。云雾来时迷迷茫茫，万物不可见。云雾消去，空气清新，山色秀丽。云雾在运动过程中如梦如幻，恍若仙境。有时如一缕轻烟，随风飘荡；有时又如彩练，悬空移动或绕崖转石，飘浮不定；有时却如千军万马，风驰电掣，千变万化；有时云雾又突然呼拉退到山外，形成气势磅礴的云海，蔚为壮观。常常因气流运动把峰巅上的云雾向峡谷深处吸吮，其形如天幕倒挂，银河流泻的“瀑布云”。而当气候条件构成三点成一线（光源 - 人体 - 浮云）时，还会形成人生难得一见的“宝光”（即“佛光”）。正如“一雨百瀑匡庐水，一峰千态匡庐云”。世间只闻风有声，雨有声，可庐山的雾也是有声的。这就是古人把庐山称为“云雾窟”的由来。



彩虹



大瀑布云



雾浓情深



佛光



只疑云雾窟

《江行望匡庐》 唐·钱起

历代文人在庐山创作诗词、游记散文以及绘画作品时，对于千变万化奇诡莫测的云雾，都是“眼前烟云笔下收”，都有许多精彩的描绘和捕捉。如唐人钱起在《江行望匡庐》诗中说“咫尺愁风雨，匡庐不可登；只疑云雾窟，犹有六朝僧”。而在中国山水画开篇之作《庐山图》问世之后，在传统中国山水画中几乎幅幅在对景物山水构图经营布局时，或轻或重，或淡或浓，或明或暗，或近或远，或下或上，或左或右，都要利用云雾加强气氛，加强透视，渲染效果。



“霞谷”两字石刻在牯岭西南九十九盘古道旁石壁上。为嘉靖十七年（1538年）江西提学副使郑廷鹄题写，笔法厚实、端庄、稳重、舒展。



中国的摄影，特别是风光照片，一开创就吸吮了中国的山水画和古典诗词的精髓，对于自然山水之美高度的敏感和刻画，紧紧抓住山水与时节气候的变幻，绝妙地展现了摄影家内在的不平静（创作热情）和外在的平静（等待守望）的融合。庐山的山水和烟云雾霞同样也为风光摄影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，其中的精品不乏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的精华，并强烈地反映出唯美是风光照片最高的艺术境界。宋代郭熙在《林泉高致》里早就说：“山欲高，尽出之则不高，烟霞锁其腰则高矣”；他又说：“水欲远，尽出之则不远，掩映断其脉则远矣”。古代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懂得在山水作品中，如何掌控云雾去制造意境这个辩证关系。摄影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庐山因地理环境和气候特殊，云雾出现的机会频，时间长，变化多，出现云海和“宝光”的概率自然就高，为人们创造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机遇。



潺潺流水



峡谷泉瀑



湖泊静谧



瀑水奔泻





如梦如幻如琴湘